

## 周星馳與羅志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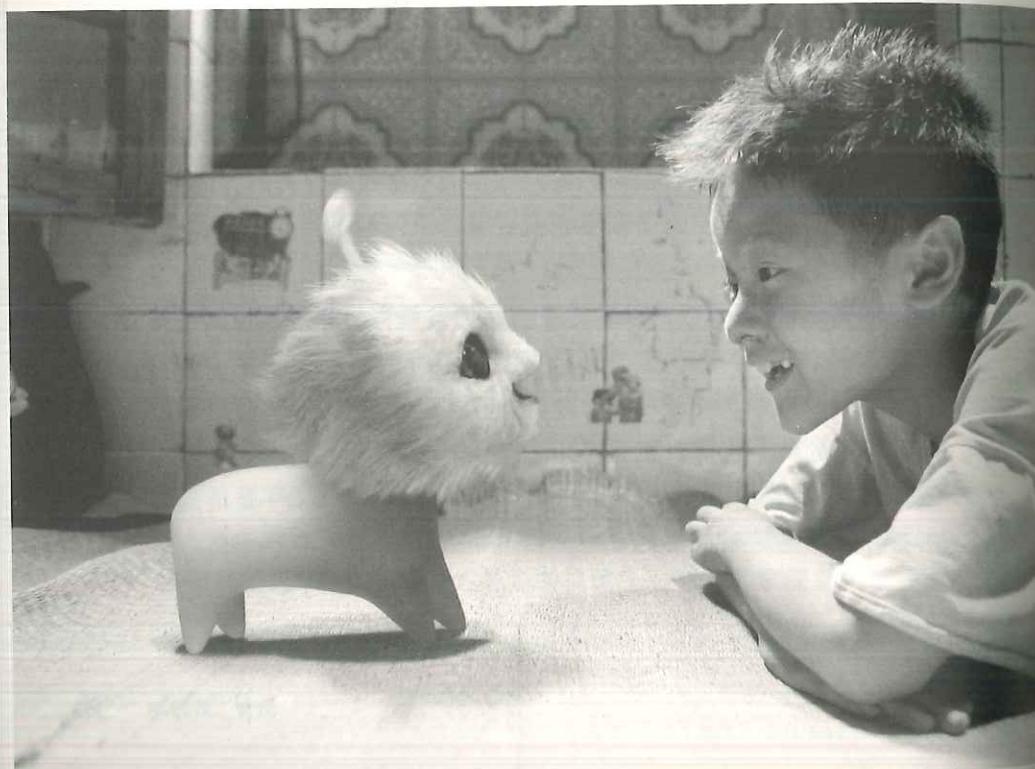
讀者一定知道周星馳，但你大概不知道羅志華。

我最近發現羅志華跟周星馳極其相似，而且如果沒有像羅志華這種被香港社會的殘酷與不平等製造出來的弱男，大概也不會產生與需要消費像周星馳的那些專門調笑又同情弱男的電影。

羅志華是誰？他是香港一間主要賣文史哲書刊的書店青文書屋的老闆。青文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開業，於2006年結業。它也是一間出版社，在1983至2006年間出過不下五十本文化評論及文學類書（包括小說、散文、詩集、文學批評等）。青文出版的書，有銷路欠奉但經常獲獎的「美譽」。這個「美譽」，對一個要面對生意持續下滑而營運成本持續高的香港文藝個體戶來說，一點屁用都沒有，跟那只承載著你大量夢想與渴望但最終只會噴到你一身狗屎的七仔差不多。

青文結業後，羅志華在大角嘴租了一個一百多平方呎的貨倉，收容他二十多年來賣不掉的書。2008年農曆年底，他往貨倉收拾，書箱跌下來，把他活活埋葬。在周星馳的每一部電影中，總有不少情節是關於他如何被打，對手總是比他高大富有武功高強或人多勢眾，總之在資源極度不平等的情況下他會被扁到七孔流血筋脈盡傷。然而，因為他是周星馳，你知道他無論如何都不會死。每一次被扁完後他總會在鏡頭的另一邊彈起來，然後施展絕招如無敵風火輪之類，通常是那種大家扭作一團滾下樓梯看誰可以再爬起來的招式。

•《長江七號》（周星馳，2008）



過去十年，羅志華每隔數月便會打一通電話給我，述說的盡是災難：書店被劫、沒錢交租交雜費、印刷廠追數、送出去的書永不結賬、電腦被偷、資助機構把他列入黑名單等等。但如機關槍掃射一輪訴說災難作為開場白兼不得插嘴後總會有新的計劃新的點子新的對未來更好的願景——從買一部影印機來印詩集，到哀求我老人家把拖了十年的半本小說寫完等等，總之都是一些會讓他更虧本的鬼主意，但不知怎的卻似乎也是讓他繼續嬉皮笑臉撐下去的泉源。

《長江七號》中周鐵真的死掉。躺在醫院停屍間白布下的他大概是周星馳角色中最接近死亡的一次。把他扁掉的不再是幾個類似黑幫老大或富家公子的個人，而是經濟急速起飛下面對龐大資源差距的社會結構。他死時，正是苦中帶甜、對未來多了一點希望的一天——工頭不但不怪他還誇他兒子將來有前途。我不知羅先生在書未壓下來之前有甚麼點子，但年近歲晚一個人回去死寂的貨倉拿東西，如果不是去自殺便一定是對新的一年充滿冀望。

周先生整天對著小迪說：「我們雖然窮，但我們不……」，但小迪承受來自貧窮的委屈並不是長篇大論的道德倫理可以紓解。我們相信的與我們經驗的現實有無可逾越的鴻溝，以至小迪在夢中穿著外星球鞋跳起來都要怒吼：「你哪知我的苦！」即使如此，他還是要為體積過大的美嬌站出來，因為在周星馳的世界中，所有被欺負的人都是可愛的，都有一起搞作成為他球隊成員或旗下作者的可能；「可愛」，也是羅志華與我對罵時我倆慣常用來形容對方的口頭禪。

周星馳靠兜售弱男變英雄的集體幻想而成功，正是因為現實香港中，一籮籮弱男都苦無出頭天；若有一腔仁義善心者則尤其會受到

大幅度的挫敗與嘲弄。《長江七號》中英雄夢已然瀕臨自我爆破的邊緣：平反與救贖的一線希望不但不再來自人類，而要寄托在一只外星過客狗身上，更恐怖的是，這只狗為了成就弱男的打不死傳奇，竟然要賠上自己的性命，充分凸顯資本主義機關下「沒有人有免費午餐」的頑強暴力邏輯。在大型連鎖書店以大石壓死蟹之態壟斷市場、書本重圖像包裝而輕文字的今天，青文不擅經營、對文字迷信於是自由放任的風格本來便瀕臨絕種，卻還要不斷賠上龐大的代價，包括性命。在羅先生被壓在書下至被發現的那十四天內，七仔為啥不溜進去並發揮牠的特異功能呢？是因為，在香港這樣的故事實在太多，七仔終於決定不再眷顧這片只懂虐待、不懂珍惜牠的地方嗎？